

读《盐铁论》

中共宁夏回族自治区委员会宣传部印

一九七四年七月

目 录

《盐铁论》简说

.....王向峰 (1)

《盐铁论·本议》注释

.....祝 华 (11)

《盐铁论》选译

.....沈阳第一机床厂九号车间理论小组等 (24)

桑弘羊舌战群儒

——读《盐铁论》.....史 戈 (53)

《盐铁论》简说

王 向 峰

一、《盐铁论》与盐铁会议

《盐铁论》，全书分十卷，共六十篇，是汉宣帝时汝南桓宽根据汉昭帝始元六年（公元前八十一年）召开的盐铁会议记录“推衍”、“增广”而成的。书的第一篇至第四十一篇，写的是盐铁会议上的正式辩论，相当于现场发言纪要；第四十二篇至第五十九篇是写正式会议之后双方对“未尽事项”的余谈；第六十篇，是作者的后序。书中出场的人物，法家方面的是大夫（桑弘羊），御史（指御史大夫的下属）、丞相史（指丞相的下属）；儒家方面的是大将军霍光授意，由其党羽杜延年从各地召来的贤良、文学；还有一个丞相田千秋，只在辩论中间说了两句向贤良、文学求教的话，态度非常暧昧。史书中记述他的平日为人，也大体如此。作者桓宽本人倾向于贤良、文学的儒家一边，在大多数篇目中都以儒家一边的发言做结尾。但是在会议辩论中，大夫、御史、丞相史一边的法家思想路线的战斗锋芒，在书中可以看得十分清楚。今天读起来，两千多年前的一场法儒大论战，宛然如在目前：法家因势论理，通权达变，明法斥儒，切中时弊；儒家陈腐守旧，妄说仁义，强词夺理，谬误荒唐。

盐铁会议是怎样开起来的？为什么这次会议成了西汉中期

法儒两家的一场大论战？这要从汉武帝说起。

汉武帝（公元前140年——前87年）为了加强新兴的中央集权制的封建国家，掌握全国经济命脉，抗击匈奴大奴隶主的侵略，打击内部反动的叛乱割据势力，取缔工商奴隶主的巧取豪夺，采取了盐铁官营、酒类专卖及均输、平准等一系列重大政策措施。这也是强大的中央集权国家的经济基础。实行的结果证明，汉武帝的路线与政策适应了社会历史发展的要求。汉武帝在制定与执行这些重大政策时，任用了杰出法家桑弘羊。这位从十三岁就到汉武帝身边任侍中的法家代表人物，从公元前115年起，历任大农丞、治粟都尉、御史大夫等职，担任最高财政官员达三十年之久，汉武帝中央政府的政治、经济等方面的重大政策，大都是由他制定和执行的。他对汉武帝的文治武功，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公元前87年，汉武帝死；临死前，任命桑弘羊为御史大夫，命他和大将军霍光、丞相田千秋共同执政，辅佐八岁的幼主昭帝。可是汉武帝去世以后，霍光很快就拉起了一个山头，把中央大权操纵在自己手里，阴谋改变汉武帝时的路线与政策。经过周密策划的盐铁会议，就是以反动儒家思想为指导的霍光一派，为实行罪恶计划而搞的一次突然袭击。霍光一派借“问民间所疾苦”为名，以皇帝名义，从各地搜罗六十多个反动儒生来长安，参加他所操纵的盐铁会议。会议上这伙儒家门徒，恶毒攻击新兴地主阶级的政治家秦始皇，诋毁法家先驱者商鞅、吴起等，大肆鼓吹孔孟之道，美化腐朽的仁义道德，宣扬向匈奴大奴隶主和亲妥协的卖国投降主张，实际全面否定了汉武帝的路线与政策。在盐铁会议上，御史大夫桑弘羊“不畏浮云遮望眼”，不仅批判了反动儒生的理论思想根据——孔孟之道，还理直气壮地宣扬了法家先驱者的一系列进步主张，

把这伙孔老二的徒子徒孙们驳得理屈词穷，狼狈不堪。

二、盐铁官营等措施的论争事关大局

盐铁官营和其它一系列经济措施，是加强中央集权、抗击匈奴侵略的物质基础。作为汉武帝正确路线与政策的维护者桑弘羊等，极力保卫“先帝之法”。而作为野心家霍光传声筒的贤良、文学们，对之却无耻地加以攻击诽谤。这帮孔老二的徒子徒孙，打着“国富民安”、“重义轻利”的旗号，胡说盐铁官营等，没有“广利农业”，而是使百姓“就本者寡，趋末者众”，“是开利孔为民罪梯”。在儒家眼中，正确的措施，成了“危机四伏”的祸端，因而只能“罢为之便也”（《本义》）。当年汉武帝实行新政策的目的，就是“建铁官以赡农用，开均输以足民财”（《本义》），今天儒生们要废掉这些，却说是“广利农业”，“导民以德”，完全是别有用心的。儒生们的阴谋，被桑弘羊一眼看穿，指出他们这种主张，决不是为了什么“富”国“利”民，实质上是要祸国殃民，“内空府库之藏，外乏执备之用，使备塞乘城（守城）之士饥寒于边”（《本义》）。桑弘羊从盐铁官营的历史事实，多方陈述了官营政策“有益于国”（《非鞅》）的表现，斥责儒生之见是“陈空文”而“未睹巨计”（《非鞅》）的荒唐言论。

在不知世务的儒生看来，要农业与工商业都得到发展是不可能的。但富有历史经验和实际执政体会的桑弘羊，正确阐述了农业与工商业的关系，在“崇本抑末”的基础上，强调了“开本末之途，通有无之用”的全面政策观点。如果不是实行这样既有基础，又有重点的经济方针，就必然是“工不出，则农用乏；商不出，则宝货绝。农用乏则谷不殖（农业歉收）；

宝货绝则财用匱（开支不足，匱音愧）”。这时侈谈所谓“国富民安”，不过是欺世盗名而已。

为此，桑弘羊根据盐铁官营以来与工商业奴隶主斗争的切身经验，对儒生们张口“民用”，闭口“民施”的“民”字招牌，进行了具体的分析。指出盐铁原藏“在深山穷泽之中，非豪民（豪门大族）不能通其利”，并不是普通老百姓可以与“专山泽之饶”的“豪民”有均等机会。桑弘羊以汉文帝时吴王濞铸钱煮海，“富埒（埒音劣）天子”，“以成私威”，“私威积而逆节之心作”的事实说明，给“豪民”以“权利”。就是利“一家”而“害百家”，放纵“兼并之徒”，使之得以“众邪群聚，私门成党”（《禁耕》）。所以在桑弘羊看来“工商”虽是“末”，如果不认真抓起来，而任凭“豪民”“遂其贪心”，就要引来“所伤必多”的大患。这位政治头脑十分清楚的政治家，透过经济斗争的现象，抓住了问题的政治实质，所以他才大声疾呼要“早绝其源而忧其末”，免得自食“养强抑弱”的后果。在“民”中分出了“豪民”与“细民（劳动人民）”，“众秽（杂草）”与“五谷”，并指出要反对“浮食豪民好欲擅山海之货，以致富业，役制细民”（《复古》），要警惕“众秽之盛而害五谷”、“一家害百家”（《禁耕》）。这是十分深刻的政治见解。这对于那些企图用罢盐铁官营而得逞分裂、割据之心的反动家伙们来说，是无情揭露，也是致命打击。

三、对匈奴是抗战还是妥协的争论

汉武帝时期，盐铁官营政策的实行，对于保证反对匈奴大

奴隶主侵略战争的国防费用，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盐铁会议上，法家桑弘羊与贤良、文学们，围绕如何对待匈奴大奴隶主侵略的问题，进行了激烈的争论。双方斗争的焦点是承认不承认汉武帝执政以来对匈奴的反侵略战争是完全必要的。儒家从“和为贵”的观念出发，主张对匈奴“加之以德，施之以惠”（《忧边》），采用和亲妥协的政策，以仁义设防，“去武行文，废力尚德”，据说这样就可以化干戈为玉帛，“北垂无寇虏之忧”（《世务》）了。为此，儒生们含沙射影地攻击汉武帝，散布投降妥协有理性的反动思想。对此，桑弘羊以历史经验为根据，论述抗战有理性的观点，充分肯定了汉武帝以武力反侵略的正确军事路线。

桑弘羊针对儒生们“礼者立国之基”（《轻重》），对匈奴的侵略要“以仁义导之”（《世务》）的谬论，明确指出，以“德”立国的主张行不通，连“先王”立国也都是“以战成功”，“以伐成孝”，因而先帝立国“兴义兵”，也是“匡难辟（避）害”（《结和》）的理所当然之事。他还以秦始皇征伐统一六国的功业证明，秦始皇所以能开创出“舟车所通，足迹所及，靡不毕至”的局面，“非服其德，畏其威也”。他用严峻的历史事实告诉人们，一个国家只知“修礼长文”，就“不能自存”；只有具备了“自存”的强力，才能立于列国之林。

“力多则人朝，力寡则朝于人”，空谈仁义，结果就会“身以放迁，宗庙绝祀”（《诛秦》），意思是自身要遭流放，祖宗也要断香火了。

桑弘羊还针对儒生们不分战争性质一律非战，渲染战争的苦难，对反侵略战争实行反攻倒算的猖狂气焰，坚定指出抗击匈奴是发“义兵”，“以义伐不义”（《论功》），要不然，“不征伐则暴害不息，不备则以黎民委敌也。”（《备胡》）

这就是说，不做打仗的准备，一旦敌人进犯，老百姓就要任敌人蹂躏了。为了长远利益，眼前就要付出牺牲，只有这样认识问题才算是“为黎民远虑”（《诛秦》）。桑弘羊用汉武帝当年几次发兵抗击匈奴大奴隶主，用战斗开辟和平局面的事实证明，只有打，才能换得“长城之内，河山之外”的安康，那时“灭戍漕（戍漕是供应守卫边疆军队的粮食），宽徭役（徭役是封建国家强迫劳动人民进行的无偿劳动）”的局面，才能真正到来。事实上也正是汉武帝进行了三次规模较大的对匈奴大奴隶主的武力反击，才为后来创造了“边城晏闭（很晚才关城门），牛马布野，三世无犬吠之警，黎庶无干戈之役”（《汉书·匈奴传》）的太平局面。“初虽劳苦，卒获其庆”（《诛秦》），这本是当时尽人皆知的。可为什么这样洞若观火的事实，却乃是“此有司所独见，而文学所不睹”（《结和》）呢？并且，又对汉代开国以来，行和亲政策，“数为蛮貊所绐（绐，音怠，意为欺骗）不痛之，何故也？”（《结和》）这位勇敢的法家代表，气势磅礴，要这些别有用心的儒生们回答：“到底是为什么？”问得这些孔老二的徒子徒孙们，瞠目结舌，无言对答。一切反人民、反革命的投降主义者，卖国主义者，包括从祸国殃民的蒋介石，到妄图借用苏修“核保护伞”的林彪，哪一个敢把自己的狼子野心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呢？

桑弘羊又针对儒生们鼓吹“战备无用”、“武备亡国”、“边垂无用”、“匈奴本性可化”等一系列反动谬论，逐个进行了批驳，精辟地论述了“有备则制人，无备则制于人”的深刻见解。桑弘羊认为，“上无义法，下无文理”（《论功》）的匈奴，由于它处于奴隶制时代，社会制度比汉朝落后，性嗜掠夺，对于汉朝来说，如木中的蠹虫，身上的大病，“不治则寢

（寢音庆，逐渐）以深（不治的话病就要一天比一天严重起来）”（《世务》）；而要和它讲“诚信”，那是自寻“危亡之道”（《世务》）。以诚信化敌、以武备御敌，哪一条为可行之策，儒法两家的回答截然不同。和宋襄公一样蠢的儒生们，高唱“诚信著乎天下，醇德（醇，音纯。高尚纯真的道德）流于四海”、“贱货而贵德，重义而轻利”一串串高调。桑弘羊历数行“仁义”而自取灭亡的一系列蠢猪的名字——徐偃王，宋襄公，还有汉武帝时说不能对匈奴使用兵革，结果却被匈奴斩了头的博士狄山，揭露了儒生们以“道德为塞”（把道德作为防御敌人侵略的要塞）这种主张的虚伪性。“知文而不知武，知一而不知二。故君子笃仁以行，然必筑城以自守，设械以自备，不为仁者之害己也。”（《和亲》）在阶级社会中，进步的国家，掌权的革命的阶级，不懂得这个道理，政权能存在一天以上吗？桑弘羊的战备主张是十分现实主义的。这种深刻思想是来源于丰富的现实经验和历史经验的，认真研究《盐铁论》中法家的战备观点，对于我们今天加强反对苏美两霸，更好地落实“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战略方针，也是有借鉴意义的。

四、两种根本对立的世界观

在盐铁会议上，儒法两家就盐铁官营政策是否得当所展开的激烈辩论，实际也是前进与倒退这两种根本对立的历史观的尖锐斗争。

儒生们以孔孟的反动道德为根据，胡编乱造，把三皇五帝时代说成象天堂一样，鼓吹一切都是越古越好，因而主张当今

只能“复往古之道”（《利议》），而不能实行任何变革。桑弘羊与这种倒退有理的反动历史观针锋相对，从历史与现实的实际斗争经验出发，认为儒生们“信往而乖于今，道古而不合于世务”（《刺复》），实在是“道古以害今”，“乃不足与谋”之辈。这位法家代表，为此特别点出顽固不化的守旧派伯夷之流，批判了“不食周粟”，所谓“以廉饥”的伯夷，是“由小器而亏大体”（《褒贤》）的伪君子。满怀政治抱负的桑弘羊，鄙薄“洁言污行”、“鸡廉狼吞”的儒家者流，而对佐治秦孝公、秦始皇的法家杰出代表商鞅、李斯，则满怀敬意，歌颂了他们革新家的气魄。说商鞅“战胜攻取，并近灭远”，“革法明教，而秦人大治”，“功若丘山，名传后世”（《非鞅》），说李斯“奋翼高举，龙升骥骖（骖，音熬，骏马飞驰之状），过九轶二（越过九重天，超过龙和马），翱翔万仞”（《毁学》）。他们的雄图大略都是那些井底青蛙和篱边燕雀所不可理解的。桑弘羊以自己是法家的后继者而自豪：“善歌者使人续其声，善作者使人绍其功（继承他的功业）。”（《非鞅》）并相信法家思想后继有人，一定会高出儒家之上。

桑弘羊力反儒家“百世不易之道”（《刑德》）的形而上学观念，主张应该根据现实情况决定施政方针，要“知损益之宜”，“明时世之变”（《利议》），而“异时各有所施”（《大论》）乃为正理。在桑弘羊的变革有理的哲学面前，儒生们把“三王、五帝好”的老调子唱了又唱，再也想不出什么宏论高议了，于是便卖弄阴阳家的骗人把戏，煞有介事地胡诌起所谓行变革之法要招来天灾的惑众妖言。什么“仁、德、义、礼”即是“春、夏、秋、冬”，先王之道之不可易，犹如四时之序之不可改；什么“君臣之义”即是日月阴阳，“政教不均，则

水旱不时，螟螣(滕，音滕，神蛇)生”，“天报以祸”(《论灾》)等等，都是无耻捏造。儒生们的这一手，清楚地告诉人们，在社会大变革期间，手中无真理的政治骗子们，造谣诡辩达到多么卑鄙无耻的地步。

擒贼先擒王。桑弘羊在与儒家门徒论争时，把批判矛头集中指向了复礼守旧的祖师爷孔老二，他毫无顾忌地揭露了这些“先圣”的丑恶嘴脸。在桑弘羊的眼中，孔孟之流及其“高徒贤足”们，都是不知廉耻、造谣生事的顽固派。桑弘羊列举孔老二“知时不用犹说”、“知困而不能已”、“不知见欺而往”、“困辱不能死”四条，戳穿了孔老二“圣人”的画皮，揭出了他“强”、“贪”、“愚”、“耻”(《大论》)的本来面目。桑弘羊是一个历史革新派，所以他对于复古守旧开倒车的孔孟之流，认识特别深刻。他看清了孔孟这两个复辟家，当年东奔西走之所以到处碰壁，根本原因在于他们不知变革。

“善言而不知变”者，不论他们怎样能说会道，也没有人买他们的帐。“持规而非矩，执准而非绳，通一孔，晓一理，而不知权衡。”自己在历史运动规律面前是瞎子，又不相信别人的指点，就象夏日的鸣蝉怎么也体会不出冬天的白雪到底是什么色状一样。桑弘羊给孔孟做出了历史的结论：“坚据古文以应当世，犹辰参之错(辰时没有参星)。胶柱而调瑟，固而难合矣。孔子所以不用于世，而孟轲见贱于诸侯也。”(《相刺》)孔孟都是“能方不能圆”的顽固分子，那么孔老二的门徒大多数又是怎样的一些人呢？“夫仲尼之门七十子之徒，去父母，捐家室，负荷而随孔子，不耕而学，乱乃愈滋。”(《相刺》)桑弘羊认为他们也不是好东西，哪里有他们，哪里的天下就越来越不太平，“安国家，利人民”的好事，他们是做不出来的。

桑弘羊这些唐突孔孟的言辞是在孔老二徒子徒孙文学、贤良面前说的，这对座中的儒家一派是当头棒喝，就在这帮“怀枉而言正（内心不正却说得好看），”（《毁学》）的贤良、文学之徒无理辩解的时候，桑弘羊又以锋利的语言把全部儒生们横扫了一通，痛斥他们都是不劳而食的害人虫。“今儒者释耒（耒，音垒）耜（耜，音四，耒耜是农具总称）而学不验之语，旷日弥久而无益于理，往来浮游，不耕而食，不蚕而衣，巧伪良民，以夺农妨政。此亦当世之所患也。”（《相刺》）儒生们对来自桑弘羊的这些无情揭露，由于切中要害，除了恼羞成怒，怀恨在心，以孔孟之流的“无野人莫养君子”的调调勉强搪塞一下，再也无以应对。在这场大辩论中，反动儒家几乎每个问题都是这样失败了。

“图穷匕首现”。以霍光为首的反动复辟势力，挟天子以令诸侯，利用操纵着年幼的皇帝，在盐铁会议以后，强行废止了汉武帝以来多年实行的盐铁官营等政策，罢了桑弘羊的官。但是反潮流的法家桑弘羊一直也没有屈服。霍光指使他的死党杜延年告发了桑弘羊。霍光一伙用“数以邪枉干辅政，大将军不听，而怀怨望，与燕王通谋”的罪名，把桑弘羊杀害了。

《盐铁论》所反映法儒斗争是十分尖锐的，其中法家的思想观点是很深刻的。今天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深入研究这一著作，对于我们认识汉代中期的儒法斗争，并进而批判尊儒反法的反动思想，把批林批孔的斗争进行到底，是很有意义的。

（一九七四年六月二十八日《光明日报》）

《盐铁论·本议》注释

祝 华

简 介

公元前八十一年，即汉昭帝始元六年，朝廷召开了一次盐铁会议。会上，儒法两家从政治、经济到军事、文化展开了极其激烈的论战。《盐铁论》就是桓宽根据盐铁会议的记录整理而成的。书中保存了著名法家桑弘羊的思想资料，是研究桑弘羊的主要依据。

桑弘羊（公元前一五二——前八〇年），洛阳人。历任大农丞、治粟都尉、御史大夫等职，担任财政领导职务达三十年之久。他帮助汉武帝制定和推行盐铁官营、酒类专卖、均输平准和屯田屯垦等政策，为巩固新兴地主阶级专政、加强封建中央集权和反击匈奴侵扰作出了贡献。

武帝去世后，昭帝年幼，朝政由大将军霍光把持。他勾结当时地方割据势力和奴隶主残余势力，打击坚持汉武帝的政治路线的桑弘羊等人。霍光以“问民间疾苦”为名，纠集各地所谓贤良、文学等反动儒生六十余人，召开盐铁会议，向桑弘羊发动突然袭击。在会上，儒生们大肆鼓吹孔孟之道，恶毒攻击秦始皇和其他法家，顽固反对盐铁官营和北抗匈奴的政策。面对这种形势，桑弘羊坚定地站在法家立场上，以勇敢的反潮流

精神，舌战群儒，同孔老二的徒子徒孙作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把贤良、文学批驳得狼狈不堪。他热情歌颂了秦始皇和商鞅，痛斥了孔孟复古倒退的谬论，揭露了儒生两面派的卑劣行径，坚决捍卫了汉初以来所推行的法家路线。

盐铁会议上的斗争，实质是坚持还是改变汉武帝巩固国家统一、加强中央集权的政治路线问题，也是法家对儒家学说的一次清算。在这场斗争后不久，桑弘羊就被霍光捏造罪名杀害了。这说明路线斗争是你死我活的，是没有调和余地的。

桑弘羊坚定的法家立场，反对孔孟之道的鲜明态度，对后代进步思想家有重大影响。但是，他毕竟是地主阶级的代表，他夸大“圣明天子”的功绩，轻视劳动人民的作用，错误地对待秦末农民起义，这都是他阶级和时代的局限。

《盐铁论》共十卷六十篇，本篇是第一篇。一开始便接触到法家和儒家在盐铁会议上论战的基本问题。贤良、文学打着“为民请命”的幌子，攻击汉武帝所推行的政治路线。桑弘羊坚持盐铁官营和北抗匈奴的内外政策，批驳了他们所鼓吹的儒家的“重义轻利”观点和投降主义谬论。

【原文】

惟始元六年①，有诏书使丞相、御史与所举贤良、文学语。问民间所疾苦②。

【注释】

①惟：发语词。始元六年：公元前八十一年。始元，西汉昭帝年号。

②诏书：古代帝王发布的文告。丞相：指田千秋。御史：这里应作“御史大夫”，后面简称为“大夫”，都指桑弘羊。

贤良、文学：指儒生。这些儒生当时统称为“文学”，其中有“功名”的称为“贤良”。

【原文】

文学对曰：“窃闻治人之道，防淫佚之原，广道德之端，抑末利而开仁义，毋示以利，然后教化可兴，而风俗可移也①。今郡国有盐铁、酒榷、均输，与民争利。散敦厚之朴，成贪鄙之化。是以百姓就本者寡，趋末者众②。夫文繁则质衰，末盛则本亏。末修则民淫，本修则民慤。民慤则财用足，民侈则饥寒生③。愿罢盐铁、酒榷、均输，所以进本退末，广利农业，便也。”

【注释】

①端：事端，事项。末：指工商业。末利：指经营工商业（盐铁、酒榷、均输）的利益。原文意思是：我们认为统治人民的方法，应该杜绝放纵享乐的根源，广泛推行儒家的一套道德，抑制工商之利而宣扬仁义，不引导百姓去求利，然后儒家的教化才能复兴，当今的风俗才能改变。

②盐铁：指盐铁官营。酒榷(音确)：酒类专卖。均输：在各地设均输官，掌管运输，调剂有无。本：指农业。原文意思是：现在各地推行盐铁官营、酒类专卖、均输政策，是与民争利。破坏了古代朴实的习俗，造成了贪鄙的风气。所以百姓从事农业的人少了，追逐工商之利的人多了。

贤良、文学打着“为民请命”的幌子，攻击盐铁官营等政策是“与民争利”，其实他们所谓的“民”，根本不是广大劳动人民，而是那些地方诸侯王、大工商奴隶主等一小撮妄图分裂割据的反动势力。

③文：表面。质：实质。慤(音确)：诚朴、驯服。原文意思是：表面繁荣实际就空虚，工商业兴盛农业就衰落。发展工商业百姓就奢侈，注重农业百姓就诚朴。百姓诚朴财力就充足，百姓奢侈饥寒就产生。

贤良、文学所谓的“进本退末”，并非真是为了“广利农业”，而是逼迫西汉中央政府放弃盐铁官营等政策，使工商奴隶主和地方分裂割据势力重新操纵国家经济命脉，从而瓦解中央集权制国家。

【原文】

大夫曰：“匈奴背叛不臣，数为寇暴于边鄙①。备之则劳中国之士，不备则侵盗不止。先帝哀边人之久患，苦为虏所系获也，故修障塞，飭烽燧，屯戍以备之②。边用度不足，故兴盐铁，设酒榷，置均输，蕃货长财，以佐助边费③。今议者欲罢之，内空府库之藏，外乏执备之用，使备塞乘城之士饥寒于边，将何以贍之④？罢之，不便也。”

【注释】

①匈奴：西汉时我国北方的一个奴隶制军事政权。数：屡次。原文意思是：匈奴背信弃义，屡次侵犯边疆。

②烽燧(音遂)：在边境上高筑土台，遇有敌人入侵，在台上燃起烟火报警。原文意思是：已经去世的皇帝(汉武帝)忧虑边境人民长期遭受的祸害，苦于被匈奴所虏掠，所以在边境上修筑城堡，修整烽火台，屯田驻军，戍守边疆。

③蕃：繁殖、增加。二句意思是：使国家财富货物增加，以解决边防经费。

④备塞：守卫边塞。乘城：登上城堡。贍(音善)：给

养。原文意思是：现在你们这些人想废除它，必然会造成国库空虚，军费缺乏，使守卫在边塞城堡的战士受饥受寒，拿什么供给他们？

【原文】

文学曰：“孔子曰：‘有国有家者，不患贫而患不均，不患寡而患不安。’①故天子不言多少，诸侯不言利害，大夫不言得丧。畜仁义以风之，广德行以怀之②。是以近者亲附而远者悦服。故善克者不战，善战者不师，善师者不阵③。修之于庙堂，而折衝还师。王者行仁政，无敌于天下，恶用费哉？”④

【注释】

①引文见《论语·季氏》。上句“贫”原作“寡”，下句“寡”原作“贫”，误，今按《论语》文意改。有国有家者：奴隶制时代按等级分封，诸侯的封地称国，大夫称家，这里指诸侯和大夫。原文意思是：诸侯、大夫这样的统治者，不必担心财产少，而应担心分配不均；不必担心奴隶少，而应担心奴隶不安分守己。

这里所说的“均”，指的是按奴隶主贵族的等级各自占有不同的财富，而不是指把社会财富分配给奴隶主以外的其他社会成员，这种“均”和“安”，是维护奴隶制社会的分配制度和等级制度的反动理论。

②二句意思是：积蓄仁义去教化他们，推广德行去安抚他们。

③这句出自《春秋·谷梁传·庄公八年》。意思是：善于制胜敌人的不必打仗，善于打仗的不必要军队，善于指挥军队的不必去布阵。